

序

嘗聞諸鄉前輩云直隸水道自漢時河改由千乘
入海禹貢冀州九河之道不可尋已至漢建安遏
淇水入白溝通運道於遼東隋伐高麗又作永濟
渠餉糧於涿鹿宋何承矩修理緣邊塘灤至元成
會通河其後漳流滹沱朝遷暮徙水道蓋三四變
歷代河渠志及桑經鄭注元和郡國圖志太平寰
宇記元豐九域志歐陽忞之廣輿志皆不可執以
求之至水利營田則惟宋何承矩故跡差可考餘

則陵谷變遷惟傳誌紀載耳余心識之然考諸宋史及雜說部何承矩之塘濬爲邊防起見水田特以餘力及之耳後之守邊者不知其深意反洩塘水以爲田而圖目前之小利王安石又力主張之故水田較增而塘濬漸廢坐失地險可謂不達已繼而講求水利者元則有郭太史守敬虞文靖公集丞相脫脫第郭太史所陳水利十一事傳惟載其水道一則而中統中所上六事談河道水田者各半虞文靖公之議頗詳丞相脫脫卽踵其議而

惜未能竟明則倡其說者爲徐尙寶貞明試行於
天津者則汪公應蛟左公光斗諸公或指畫明切
或見諸行事其言皆可寶貴愚嘗論用水之法如
吳越之間地勢平衍易於引流故古稱平江路此
易於見功之地也然錢氏竊據及宋南渡時皆設
撩淺夫修治湖港歲費鉅萬亦非坐享樂利已或
謂水在高處難用則江西湖廣等處引山泉自上
而下鑿山爲田如列坂然非用山上泉乎如謂流
激難用余嘗行閩楚間諸山河槽置石爲灘以壅

其流旁設風輪激水而上以注於塘非用急流乎
至運道所關綦重也而淮揚之間傍運東岸設閘
座涵洞放水灌田運道亦未嘗有礙也如謂濱海
之地苦於潮鹹則如通泰之間范公隄設立閘座
隄以禦鹹鹵之潮閘以洩有餘之水亦何曾不收
其利乎卽如漳水至今無用者而西門史起用之
於前曹魏用之於後史言曹公設十二礮轉相灌
輸惜此法不傳耳余竊嘗留心此事於直隸水利
之說尤所究心遇則雜抄之然如史稱漢張堪爲

漁陽刺史營水田八千餘頃後魏裴延儔修漁陽
堰又營督亢渠及劉靖修戾陵堰諸事功有可紀
而蹟無可考徒令人想望美利而已宋何承矩事
錯見於本傳及河渠志諸說部元虞文靖公傳內
惟一短疏亦係節本然道園學古錄中及文集亦
不載其文元史河渠志則一如雜錄亦無一語及
此事至明徐貞明本傳撮其潞水客談精要都盡
愚前已刻之不錄惟渠尚有田書不傳爲可惜耳
至汪左兩疏載諸本傳者頗略然自是史體應爾

余於續文獻通考中抄得汪公全疏於左忠毅公
奏疏內抄得屯田及請立屯學全疏他如董應舉
張慎言魏呈潤葉春及皆有疏陳水利俱采之爲
畿輔水利輯覽一卷又明袁黃字了凡嘗宰寶坻
教民引水種稻並著有農書惜未得全本嘗見寶
坻志中摘其數則亦以入編余備藩豫中時嘗計
通省墾熟之田七十二萬餘頃而

盛世滋生人口大小共二千餘萬人數日增而田不能
闢計惟有營治水田一法爲補救之良策蓋陸田

每夫可營三十畝水田不過十畝而歲入倍之時
朱綱齋居幕中方撰豫乘識小錄遂著田渠說並
將豫省凡有水田之處皆按志乘臚列其泉水旺
弱及灌田多寡余將檄行諸邑查報督率墾治而
旋奉

命撫楚南匆匆行矣至今遺憾焉茲將其田渠說附於後
事雖無關於

畿輔然於此事亦可取資云

道光三年歲在癸未仲秋益津吳邦慶撰

宋何承矩屯田水利疏

按宋史何承矩河南人建武軍節度繼筠子也先爲六宅使繼授滄州節度副使上疏請於關南興塘濬以禦戎馬以實邊備考宋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邊隙一開河朔連歲繹騷耕織失業州縣多閒田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際於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曠歲常自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可以實邊廩而限戎馬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

西引易河築隄爲屯田旣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
雄州又言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
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
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灌田省功易就三五
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
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充判官
發諸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
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
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

七月卽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
議沮之者頗衆武臣習攻戰亦耻於營葺旣晚稻不成
群議愈甚事幾爲罷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
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又按塘灤緣
邊諸水所聚因限敵河北屯田司緣邊安撫司皆掌之
其水東起滄州界距海岸黑龍港西至乾寧軍沿永濟
河合破船淀灰淀方淀爲一水衡廣一百二十里縱九
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深五尺東起乾寧軍西至信安
軍永濟渠爲一水西合鷺巢淀陳人淀燕丹淀大光淀

孟宗淀爲一水衡廣一百二十里縱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餘或六尺東起信安軍永濟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紋淀得勝淀下光淀小蘭淀李子淀大蘭淀爲一水衡廣七十里或十五里或六里其深六尺或七尺東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保定軍父母砦合糧料淀迴淀爲一水衡廣二十七里縱八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軍並塘岸水最淺故咸平景德中契丹南牧以霸州信安軍爲歸路東南起保定軍西北雄州合百水淀黑洋淀小蓮花淀爲一水衡廣六十里縱二十五里或四十

里其深八尺或九尺東起雄州西至順安軍合大蓮花淀洛陽淀牛橫淀康池淀疇淀白羊淀爲一水衡廣七十里縱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東起順安軍西邊吳淀至保州合齊女淀勞淀爲一水衡廣三十餘里縱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或一丈起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蓄沈苑河爲塘衡廣三十里縱十里其深五尺淺或三尺曰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鷄距泉尙泉爲稻田方田衡廣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泊自邊吳淀至泥姑海口綿亘七州軍屈曲九

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度也方田之制隨田脗四面穿溝渠縱廣一丈深二丈鱗次交錯兩溝間屈曲爲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鮑河徐河鷄距泉水注溝中地高則用水車汲引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河北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然自程昉奉詔察利害欲放濬沱水填淤塘灤以廣營田王安石又力主其說後遂淤澱乾涸不復開濬有司利於稻田又往往洩去積水而邊防壞矣然現在之西淀東淀數百里沮洳之鄉皆

其遺跡也故詳錄之以備考其疏云

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原之勢若於順安寨西開易河蒲口引水東注至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澤可以築隄貯水爲屯田以助要害免番騎奔軼俟期歲間塘注關南諸泊淀水播作稻田其緣邊州軍地臨塘水者止留守城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水田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備寇縱贍師旅不失耕耘不費國用不勞民力如此則敵弱我強彼勞我逸以強禦弱以逸待勞此禦邊之術也順安以西至西山

道路百里以來無水田處亦望遣兵戍以練其精銳擇將
領以去其冗謬夫邊兵不患寡患驕慢不肅而不精邊將
不患怯患偏見自賢而無謀邊備不患寇患慢防而未輯
若禦得其力制得其要何慮乎邊患不除且有國有家以
足兵足食爲本水田之盛誠可以限戎馬而省轉粟之費
萬世之利也

元虞集畿輔水利議

虞集字伯生蜀人父汲爲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崇仁
集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拜翰林直學士俄兼
國子監祭酒嘗因進講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實竭民
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力也因獻此議後
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藉而死有方數百
里無子遺者帝問集何以救關中對曰承平日久人情
晏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讟興焉不幸大菑之餘
正君子爲治作新之會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

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畎畝薄征歛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歛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旣正守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願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耳遂罷其議觀伯生此對粹然儒者之言與孟子對滕文公井田之言何異且毅然請行亦必實有施設